

1、被主取代 (Displaced)

吳老牧師 (Hans R. Waldvogel)

幾年前我曾聽主說：「我已為我的百姓們預備好了，然而我的百姓卻還未預備好只要耶穌。」我很難過。每當想到我王的呼召時，我的靈就在裏面傷痛。你知道，這呼召是臨到每次聚會中的王要我們來認識祂，認識祂的同在。不只如此，祂更要我們覺察出對祂深切的需要，以致領會神那說不盡的恩賜：耶穌要來臨到我。有首詩歌說：「我有良友，其恩若何，使我永活，更以自己賜與我。」祂的自己就是全備救恩的祝福，都包在一個禮物，一件包裹耶穌裏了。這偉大而奇妙的單純性卻竟成為那麼多的人錯過了祂的原因。他們追求無數的祝福，但是聖經說：「要以耶和華為樂。」難道祂不奇妙嗎？難道耶穌自己還不奇妙，只有祂自己還不夠嗎？「又要以耶和華為樂。」

耶穌說：「我已為我的百姓預備好了。」祂的意思是什麼？聽！「我站在門外叩門我要進到他那裏去。」喔！其他的祝福怎麼能與此相比呢？你嚮往的那些恩賜、能力、福氣、想法、感覺怎麼比得上這最偉大的賞賜，就是耶穌親自來與我一同坐席呢？祂要來成為我的生命，喔！成為我的生命。

「耶穌！為什麼我們耽延了這麼久呢？」我告訴你為什麼。我們太愛自己了。甚至在追求神，追求屬靈的當中，我們仍有一點在美飾自己而未察覺。然而當你開始真正地想要耶穌，真正地！當你飢渴地要祂如鹿切慕溪水一般時，祂就要以令你極其驚奇的方式向你顯現祂自己了。你就將發現，那真正地屬靈並非你以前所以為的那樣。當神的旨意能通行時，祂必引領你至一地步，就是看見自己一無是處，全然敗壞不堪。「靈裏貧窮的人有福了。」

曾有一人為耶穌洗腳，就是抹大拉的馬利亞一個被全城最藐視，眾矢所指，在街上男人遇見就避之惟恐不及的女人，一個連狗也吠她的可憐蟲，然而她來洗耶穌的腳。耶穌說她比法利賽人得到的更多，因為她飢渴慕義。「平平安安地回去吧！妳的信救了妳！」「她的愛多，因為她被赦免的多。」

耶穌已為我們預備好了，祂想要做什麼？祂想要被成形在我們裏面。祂想要在我們裏面被榮耀，被尊崇。是祂，而不再是我，直等到我學會了向祂讓步，為祂騰出空處來的功課。基督成形在我裏面，是基督所以我不再自己想什麼了。我自己不再有什麼重要性，真正重要的那一位已經取代了我的位置。祂已真的來做我了。祂已來填充了那空處，祂已來成形在我裏面。

你也許讀過雪萊的一首「鐘」之詩，講到人們要造一口鐘時，先把模子燒好後，再倒入金屬，為了讓美麗的圖樣能完整地實現，必須於模子底部挖一個尺寸與鐘一般大的洞。每一處鑄造鐘體的部位，都必須先挖好一個洞，此中空無一物。我記得當我以前在學做珠寶，第一次鑄一枚銀幣的時候，發現了一些事。我把金屬倒入了模中，隔一會兒再去看它時，竟發現只有半枚的成品！我告訴你為什麼，因為模中有空氣，這空氣應該先被抽掉的。所以，在基督能成形於你裏面之前，原有的「空氣」必須被抽掉，每一樣聯扯於己的東西都必須被抽掉。這就是那位已降臨且照耀在我們裏面的聖靈所要做的工作。

喔！弟兄姊妹！我們這些因信而進入安息的人！若我們試著要安息在自己的裏面，我們必無法安息。只要我們在己的裏面有所尋求，我們就只能得到混亂而無平安。但我們這因信已進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工。因為另有一位，那完全者，現在已在我裏面接管了一切的工作，這就是義，神所賜的義，乃我主耶穌基督。祂說：「我已準備好要把我自己傾倒入我的子民中，但是洞在那裏呢？那兒有空處？」「靈裏貧窮的人有福了！」我們何等地充滿了屬靈的慾望、計劃、決策、精力與熱心，就跟彼得一樣。然而神無法用彼得直到把他裏面天然的愛心與自尊都全倒空了。「主！我要與你一同下監、一同死！」但是耶穌基督必須幫助他降卑下來。祂說：「雞叫兩遍以先，你會三次不認我。」這對彼得是最大的祝福，勝過他為基督下監或受死。

我們不認識天然生命的可憎，我們不會認識直等到我們領會「基督的十字架乃是神向著我們的智慧與大能」。除非我明白我無可救藥，就是我屬靈的己也只配與基督同釘，我無法認識祂復活的大能。然而這一切就是耶穌所想要啟示給我們的。現在祂就在這兒，祂已預備好了。

我真感謝這些安靜中等候主的時光，我常感謝神。我曾去過某些教會，他們不出聲只因沒有人知道該做什麼，說什麼，那是「死沈」；但是，喔！當耶穌同在之時的安靜是何等地充滿了生命啊！我們盡情地喝，盡情地呼吸，當神在其中的時候，我們都活了。讚美神！我知祂將這些事向聰明通達人就隱藏起來。曾有人們來過這裏卻不滿意地走了！只因他們不要耶穌。喔！親愛的弟兄姐妹們！耶穌就在這兒！祂已為你、為我預備好了。我若要祂，惟一需要做的就是停止尋找，打開心門接受祂就是了。算自己已經真正地與基督同死，而實在地只向著神活著。

祂是生命、道路、真理。奇妙的是神竟願屈身來就我們，啟示祂的兒子給我們。喔！神話語何等奇妙！「你們得在耶穌裏是本乎神。」當你覺察出你最深的需要而停止灰心、不滿、惱怒、埋怨，不再辯論而轉向祂時，祂便何等地被成形在你裏面了啊！這就是我們主耶穌基督榮耀的恩典。祂已算世人都在罪惡之下，為要憐憫眾人。感謝神！沒有義人，連一個也沒有。你若想知道你的天性是何等地不義的話，那麼去讀神所論到的關於那最義的人吧！最義者——那些已達到人性之義的最高形態者——神說：「他們的口裏有虺蛇的毒氣，是粉飾的墳墓，充滿了死人的骨頭。」這是神對最好之人的裁決。

但願我們可以親聽見祂的聲音——「讓我進來，讓我！」喔！神啊！當我閱讀那些發行全國的屬靈刊物時，不禁說：「喔！我的神！為那已照耀入我靈中之光，我感謝你！」自耶穌自己臨到我以後，我魂何等深地滿足啊！但是你無法解釋，因為那些智慧、通達人，他們要的是神學理論、心理學、宗教學、生物學。他們要這些學問。然而這世上的學問怎麼樣呢？它們使人自高自大！如今，有一門學問，這門學問神稱它為永生——「叫人能認識你！」

在祂尚未成形於你裏面以前，你無法認識祂。耶穌向這世界說的話太奇妙！「虛心的人有福了！」祂為何不在大學裏說：「喂！你們誰得了頂方帽子的！誰是博士、是碩士或是超博士的！來啊！你們這群聰明傢伙！你們已經那麼用功地K書，好！現在，天國是你們的！」不！有福的乃是那些俯伏在耶穌腳前學習的人。他們已接受了神的判決，就是在自己裏面死刑的判決，以致學習不再依靠自己，乃是信靠那位叫死人復活的神。喔！祂怎樣使死人復活呢？乃是藉著把祂自己復活生命的氣息吹入人的裏頭，

讓基督成形在他裏面。

你可知當聖經說：「願義人歡喜，願他們大大地歡喜。」時，我魂多麼快活，終日都一直地充滿了歡樂與火熱。我們若沒有極大的歡喜，這表示我們一定已在錯誤的源頭上了。你若企圖要從你自己、從人、或是任何人所能做的裏面汲取生命與喜樂，你必定失望。但是你觸到那活水的源頭時，祂就要在你裏面成為一個泉源，而你就變成導管，讚美神！你成為祂身上的一肢體，祂神聖的生命在你裏面流通，你就成為基督的一部份。「你們在祂裏面得以完全，祂是各樣執政的、掌權的、有能者之首。」感謝神！

歌羅西書是卷最奇妙的書。你若想研究學問，那麼就研究歌羅西吧！在其中你可以找到一切，都包在一粒小核中了。在第二章中說到：「我願意你們曉得我為你們和老底嘉人並一切沒有與我親自見面的人，是何等的盡心竭力，要叫他們的心得安慰，因愛心互相聯絡，以致豐豐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們真知神的奧秘就基督，在你們裏面成了有榮耀的盼望。」親愛的弟兄姐妹們！今早祂就在這兒，耶穌在這裏。我們是否已讓祂進入我們的靈魂之中？我們是否讓祂來抓住我們的注意，讓祂能緊握住我們，直到我們丟棄一切，看萬事為糞土，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

若我願意這樣，若祂是這樣做，我必極驚訝地發現，屬靈的生命是何等地簡單，絕對地簡單啊！為何？因為它僅是只有：「耶穌！你要我做什麼？」而已。聖靈來作我的教師，讓此光照耀，引導我進入一切真理的實際。真理是生命嗎？真理是生命，就是那已勝過死，被高舉在父的右邊，而如今被賜給我的生命，哈利路亞！「保惠師要將所受於我的傳給你們。」這正是祂所一直在做的。我們為什麼還浪費時間呢？親愛的弟兄姐妹們！神要我們變成非常簡單——只有耶穌！耶穌基督能把我們改變成那麼地簡單。然而你可知祂就在這兒？祂——耶穌！就是你所感覺到的，不是一樣東西，乃是一位主。是生命、復活的生命。當我踏出愛的腳步時，喔！耶穌啊——幾年前在我尚未來布魯克林時，主對我說，喔！那話語融化了我的心。「我兒！你如此充滿了責任心，這麼辛勞地要討我的喜悅，但是全都未合我的心意。」祂說：「我要你成為我的愛人，我要你愛我，我要你只為愛我而活。」接著祂解釋說：「一天中你無論做什麼，為愛我而做。刮鬍子是為愛我而做，或在教堂整理書——。無論做什麼！」喔！「若有人愛我——」你知，當你做一切只為愛耶穌基督，是因在祂的同在中，是因祂住在你的裏頭，是因祂在替你做時，一切都何等地不一樣啊！

當由耶穌來做時，一切是多麼不同！由耶穌所管理的事奉是何等地完美。當耶穌藉你微笑時，那微笑多可愛！當祂藉著你講話時，那講話多不同。你常可聽見某些人的話語中，帶著屬世的腔調，會傷人，會刺人，因為有鬼魔在裏面。但是當聖靈的恩膏在你的聲音中時，那是多麼地不一樣啊！我想到有些人具有一副「能力的嗓子」，不論他們說什麼，神就在他們的聲音中，你能夠感覺到，很吸引人歸向耶穌，這是耶穌為他們做成的。親愛的弟兄姐妹們！祂說，你可以富足，他要你、我富足，但是除非祂自己成為我們靈魂的財富，我們永不會富足。「主是我的亮光。」日頭不再下落是主。而且你知道？追求耶穌這件事是任何人所能得到最好的職業中，最成功、最多結果子的工作。因為你必找到祂。在追求的本身中，就是發現，就是斬獲。

當我觸了電時，我無法動彈。小時候有次在學校裏我告訴另外一個孩子，對他說：「聽著！注意這些電線，它們都有電，充滿了能量。」他說：「去你的！你把我看成什

麼？以為我是昨天才出生的嗎？」他嗤笑了我一番，我說：「好！算了！」就走開，但是忽然，聽到背後一聲大吼，他給懸在線圈上，下不來了！他發現了電的真實性，它真有電！以後沒人能騙他了。這是五十年前的事，但是他現在仍會記得。弟兄姊妹們，注意聽！耶穌在這兒，祂說：「我已經為我的百姓預備好了，但是他們卻還沒有為我預備好。」幾年以前，祂曾這樣地感嘆著。因為他們並沒有預備好只要耶穌。祂降臨於他們當中，藉著豫言、智慧的言語向他們說話，祂行神蹟、奇事。但是喔，他們拿這一切作自己的裝飾，掛在脖子上。你看見他們是怎樣地耀武揚威！你用不著在你胃部上方戴一幅大十字架，讓人看你是多屬靈。若想得張文憑，儘可到加州去，花五元美金的價錢買個博士頭銜，還有張封了金印的證書以後被人稱作先知。然而，啊！卻是何等地邪惡，何等地可惡、貧窮、瞎眼呢！我告訴你，眾矢所指的抹大拉馬利亞比自義的法利賽人更好！求神拯救我們，救我們脫離一切與己的糾纏，不論你稱它是些什麼，屬靈或不屬靈的。感謝神！祂需要我否認我自己：「我從不認得這人，我不認識他，不想跟他有什麼關係」。背後的事我都忘了，擺在前面的乃是神在基督耶穌裏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這是在神面前有效的義，與我自己沒有一點關係的。乃是神藉著我主耶穌基督的恩賜，叫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賜之義的，在生命中作王。這是作王的生命，是吞滅死亡的生命，是祂的生命。祂說：「我已為我的百姓預備好了。」並且我信你知道，這一週中：神對祂的百姓有著崇高、莊嚴而奇妙的心意。我真知是這樣。主日的聚會實在太美妙！耶穌在這裏！基督已來了！如同那時祂臨到約書亞，約書亞問祂：「你是誰？是幫助我們，還是幫助我們仇敵的？」時候，祂說：「不是的，我來是要作耶和華軍隊的元帥。」親愛的弟兄姊妹們！耶和華軍隊的元帥在這兒，你可以武裝起來，只要你肯；或是仍然繼續懶散地度日，只要你想這樣做。「那些隨著祂的，乃是蒙召」你知你已蒙召了嗎？讚美神，聖潔的弟兄姐妹們啊！我們乃是要被做成基督的同伴，再沒有別的能滿足，沒有別的可能滿足我的心，除了我醒的時候，得著祂的形像(詩十七：15)，神已使我的心對此極其地渴望、企求，所以，不用再跟我談其他的事了吧！

注意你日常生活中的小節，看是否有了你自己的選擇。

羅炳森師母

2、王的呼召 - - 林教士紀念文

施祥熙

乍聞林教士蒙主恩召，離世進入祂永恆榮耀的消息，雖明知是主的時候，但內心仍感受到一股深沉的悵然，彷彿自己失去了一位最摯愛的親人。美東時間今年十月四日中午，我一人在家中，心正想已有一陣子未與林教士連繫，便拿起電話撥到維吉尼亞州佛瑞茲堡 (Fredericksburg, Virginia) 她所居住的安養院「佛瑞茲堡別莊」(Fredericksburg Chateau)。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該安養院的工作人員告訴我，林教士已於當日凌晨零時半刻，於睡夢中在醫院裏安詳辭世。(林教士在過逝前二星期已因身體不適而入院休養。)

我內心確實感到悲傷，但另一方面卻也為她高興，因為她脫離了世上短暫的帳棚，與她所愛慕、所服事的榮耀王耶穌基督永遠同在。她如今已在天上千萬眾聖徒的行列中，晝夜不住地敬拜頌讚神，並享受神給祂忠心僕人榮耀的賞賜。我心確信她在天上進入了一個更美、更好的服事，因在那裏祂的僕人要見祂的面，我們主神的榮耀不間斷也永不敗落。

與林教士建立起私交是一件相當巧合的事。在唸大學的時候，我蒙神的引導開始參加錫安堂的聚會，在其中認真地學習追求主。記得對當時的我而言，每一位錫安堂的教士都是遙不可及的屬靈長者。平常我見到林教士的時候，都是在聚會或特會中，並沒有什麼與她私底下交談的機會。然而，我在她身上感受到聖靈豐盛的膏油，也感受到她專心尋求、順服神的堅定心志。

記得有一回，在一九八〇年代的末期，林教士受邀到台南錫安堂主領特會。我因家住台南，且時值假期，便也由北部南下參加了這次聚會。我坐在位上靜心聆聽林教士傳講神的訊息與她許多親身的見證，不知不覺激起我心中對神更深的渴求。神親密榮耀的同在充滿在聚會的地方，忽然神就將祂的聖靈澆灌在聚會中，在我的靈裏經歷到無法言喻的至高者隱密處的膏抹。我還記得林教士在該次特會中見證神如何呼召她與榮教士，在台灣仍風雨飄搖的一九五四年，一同來到這塊土地宣教。不單只是帶領人得救，乃是進入到被聖靈充滿，跟隨聖靈的生活裏。她述及神如何一路上保守她們，並為她們一步步打開在台灣服事之門。她們所倚靠的不是過去的經歷與知識，乃是對神單純的信心，與對王的呼召忠心的持守。當我傾心聆聽她述說神的作為時，在我的靈裏不禁湧起向神深切的呼求：「神啊，我願也如此忠心跟隨，並跟隨到底！」

一九九〇年秋季，在神清楚地帶領下，我離開台灣赴美求學。我所就讀的學校位於紐約市，所以我很自然地參加了立巨屋五旬節教會，也就是榮教士、林教士與貝教士的母會。在我赴美的隔年，林教士也由她勞苦了三十七年的台灣禾場正式退休返美，並回到立巨屋五旬節教會聚會。第一次在立巨屋五旬節教會看到林教士時，是在一個主日晚上的聚會。神使用她在聚會中釋放方言的信息。在我的心中似乎是一種提昇，而她的身影也令我備感親切。會後我趨前向她致意並自我介紹，她頗為驚訝在聚會中看到一位來自台灣錫安堂的小弟兄，她同時也親切地問候我。之後由於我們常在教會碰面，就彼此熟悉了起來。林教士初返美國的時候，住在一位寡居的姊妹家中。由於她常收到一些中文的郵件，她很自然地想到我並問我願不願協助她，將中文信件翻譯成英文？我很樂意地答應了。於是在我於紐約市求學課餘時間，我會到她所住的地方翻譯信件，同時也為她代勞一些瑣事。每一次我到她住的地方的時候，她都很親切地

招待我，同時言語也多如赤子一般地純真與詼諧，讓我感受到她率真，風趣與平易近人的一面。然而，她的言語中總是充滿對神的信心，感謝與讚美，常常讓我的靈裏得著鼓勵。

記得有一回，當我到她住的地方協助她時，她燉了一鍋扁豆湯(Lentil Soup)並請我喫了一些。她對我笑說這鍋湯是「以掃湯」，因為湯的顏色是暗紅色的，就如中文聖經創世記二十五章三十節所說的一般，讓我不禁莞爾。在我們閒談的時候，她提到在地上她已無任何的近親仍存活於世，但她的裏面毫不孤單，因主時時與她同在。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她經常鼓勵我仰望耶穌，信靠耶穌。主知道多少次因著這樣地提醒，幫助我度過生命中的難關，並在信心的道路上持續學習、操練與成長。

當貝教士剛開始在她紐約木港(Woodhaven)家中的聚會時，如她需要到別的地方服事，她會請林教士來帶領聚會。我除了一方面一起參加聚會外，也在不多的事上學習並協助服事。從我的觀察中，每當林教士前來帶領聚會時，她都會謹守聚會的時間。她一定會提早一些時間到達聚會，並請我事先將聖經與詩歌本擺設好。聚會時間一到，她一定會準時開始，並不會因要等遲來的弟兄姊妹們而耽延聚會的進行。我發現如此一絲不苟的態度對聚會有正面的影響，因為弟兄姊妹們可從其中學習對聚會的尊重和遵守時間的觀念。林教士在聚會中泰半是以英文交通，再由我從旁口譯成中文。主也幫助我藉由這樣的學習與操練，在往後需要中翻英或英翻中的服事裏，得以逐漸自如地應付。我個人對林教士服事的風格甚為喜歡，因為她嚴謹、明快且條理井然。對從旁學習的人而言，因為凡事有原則與脈絡可循，就使學習的過程變為輕省。

林教士在紐約市住了四年。於一九九五年南下遷居至維州佛瑞茲堡，並在此地度完她在這地上的最後八年。佛瑞茲堡有一所屬「立巨屋五旬節教會」的分堂教會，名稱就叫作「佛瑞茲堡五旬節教會」。林教士在身體狀況允許的時候，都會參加並扶持該教會的聚會。我自己也幾乎每年都會開車到她住的地方探望她，也不時在電話中與她連繫。她初遷維州時，暫住於上述分堂的牧師公館，隨後搬入「米爾公園大樓」(Mill Park Terrace) 一所當地政府資助的年長居民住宿社區。她顯然相當喜歡該大樓的環境，因為該大樓位於市郊，窗外即是青翠的山巒，大樓的前方清澈的瑞波漢娜河(Rappahannock River)蜿蜒而過，風景十分秀媚。記得有一回去探望她時，與大樓中一位年長女士談及林教士，她說林教士總是充滿了喜樂，也常常和大樓中其他居民分享她的信仰與過去服事的經歷。我印象中的林教士的確是如此，我似乎從來沒有見過她失去神的喜樂。林教士在與我閒敘時，也提到她不斷試著要將福音傳給同住一棟大樓的人。她的心中總是充滿了對神國度的火熱。

林教士從未停止對我生活的關懷。她常常問及我個人生活與工作狀況，也一直將我放在她的禱告中，為此我深深地感謝神，因主知道我何等需要屬靈人的提醒與代禱。神也似乎使用林教士在我的生命中扮演這樣的角色。她對我的鼓勵與屬靈上的扶持從未間斷過，不時地提醒我主在掌權，我需要一直注視耶穌，並倚靠我們全能的神。有意思的是，林教士在我與內人的婚姻上也扮演關鍵性的角色。當我與內人婚前尚在交往之際，是時還是女友的內人兩次由台灣飛美探視我。她第一次赴美時，我們一同抽空去拜訪已住在維州的林教士。林教士看到我的女友相當地歡喜。令我意外的是，在我們離開之前，她私底下告訴我，她覺得我女友是神所為我豫備將來的伴侶，會成為我最好的幫助。在林教士告訴我這樣的話之前，雖我已有從神而來的感動，知道與內人的交往是在神的旨意中，但林教士的認同給我在靈裏進一步的印證。而我內人也正

如林教士所說的，婚後成為我不可或缺的幫助，並與我齊心追求神，為此我向神獻上最深的敬拜與讚美。

林教士雖在一九九一年初期即有視力與聽力退化上的跡象，但在搬到維州後，因為年紀更加老邁，這些問題更為明顯。事實上，醫生已在幾年前即已宣告林教士是“Legally blind”意思是在醫學上已認定她是失去了視力。她除了可辨認模糊的身影外，並無法看清談話對象的面貌。她也需要戴上助聽器，才能聽清楚談話的內容。這兩三年與她交談時，我都需要刻意放大聲量，她才能知道我說的是什麼。她的記憶力自公元二〇〇〇年後，似乎是急遽地衰退，所以有時我打電話給她時，她會一時想不起來我是誰，但最後又似乎靈光一閃，認出了我的聲音。由於她的身體狀況不再允許她獨立地照顧自己的生活起居，於二〇〇一年二月下旬，她遷入了「佛瑞茲堡別莊」——所有全天候專業護理入駐的安養院，以便受到較完善的照顧。

最後一次見到林教士，是於去年十一月五日。我母親特別赴美探望我們，並順道參加一些基督徒特會時。母親與我就趁著前往美國首府華盛頓 D.C.參加一場特會的機會，順道到林教士所住的安養院中探望她。雖然她面容已較從前衰老，但精神仍然奕奕。我們請她到她很喜歡的「舊鄉村自助式餐廳」(Old Country Buffet)用晚餐，並提前為她慶祝九十二歲的生日，因為她的生日(十一月十四日)就在隔週。在未出發到餐廳前，她不知為何突然兩次對我說，她不會再過明年(即今年)的生日了，因她會到主那裏去。我聽了心裏微微一驚，卻不知道要說什麼才好？我不知她是在開善意的玩笑呢？還是主已將關乎她離世的事指示了她？但我知道林教士的心一直非常渴慕到神那裏去，因為她已完成了主在她生命中的託付，傾一生的時間在美國與台灣服事神的百姓。她心中所要的就是快快地與她所愛慕的新郎——榮耀的王相會。她不只一次對我說，她渴望主可以快快地來迎接她。而我們靈魂親愛的良人，也正如祂自己使女所預感的，在今年十月離她九十三歲生日尚有月餘的時候，將她接入永恆的榮耀裏，享受忠心又良善的僕人所當得的賞賜。

行文至此，再次回想我所認識的林教士，在她退休返美、安度晚年的時候，實在是一直充滿主的榮光和喜樂。我從未見過她有沮喪失意的時刻，但我知道這並非說她生活中沒有遇見任何難處，我想她乃是一直定睛在榮耀的主身上，倚靠並安息在全能的神懷中——對我而言，這不正是基督徒過得勝生活的秘訣？最近我與一位立巨屋五旬節教會分堂的牧師交通時，我問他他對林教士最深刻的印象是什麼？他毫不遲疑回答是「主的喜樂」。她總是時時地鼓勵信徒當凡事一無掛慮，只要全心交託倚靠我們的主，主自然會解決我們所遇見的一切難題。我想或者就是因為她如此單純地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她的裏面一直有喜樂的泉源湧流，影響也鼓勵了在她周圍的人。從她身上我看到信徒單純的信心，帶來在主裏面何等豐盛的生命！

我特別記得林教士所提到另兩個她個人的見證，因為它們在我心裏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也在我屬靈追求的道路上激勵我。第一個見證是關乎林教士蒙主呼召進入全時間事工的經歷。林教士在進入全時間服事之前，在紐約市的一家銀行上班，也在立巨屋五旬節教會追求主，並在工作上操練與神同在。有時她因工作繁忙，不克參加週間晚上的聚會，她便呼求主，求主賜她一如在聚會中能得到的祝福，主也施恩讓她在在工作上經歷到神豐盛的同在。而她心中早已蒙主賜下對神國度熊熊的烈火。有一日當她一邊工作，一邊心靈與神親近時，主耶穌忽然向她清楚顯現。主問林教士：「依莉莎白(林教士的英文名字)、依莉莎白，妳在這裏工作還要多久？我要妳舉目觀看，莊稼已

經熟了，我需要工人進到我的禾場裏為我收割。」當時林教士對主回答說：「主啊！我已預備好了。我願意接受的差遣。」翌日，與林教士在同一銀行上班的一位信奉天主教的女同事，對林教士講述她前晚所做的一個夢：她夢見林教士身穿白袍，侍立在神的面前，神向林教士發出全時間的呼召。林教士清楚這是神給她的印證。此後不久，神感動紐約上州「天路客營地」(Pilgrim Camp)當時的負責人賈德納牧師夫婦邀請林教士成為他們的同工，自此展開她全時間服事的生涯。林教士也正是在「天路客營地」遇見榮教士，而如同許多熟悉錫安堂歷史的人所知道的，兩位教士蒙主呼召於一九五四年一同來到台灣服事神的百姓，帶領許多人進入與神親密的相交，並領受聖靈的恩膏，持守「惟獨耶穌」內在生活的亮光。直到今日，只有主知道有多少台灣的聖徒，或是曾由其他地方來到錫安堂追求的聖徒們，蒙神的恩典浸沈於此純淨真理的恩澤中，不單自己得著，也領受神的呼召，將這至聖所榮耀的亮光散播於心靈飢渴的人中間，豫備人成為羔羊聖潔的新婦。

第二個令我印象深刻的見證是，林教士在年輕的時候造訪伊利諾伊州錫安城信心家庭的事。在她所參加的信心家庭聚會中，年已逾九十的布魯克長老坐在台上，用深沈的聲音說：「神向祂百姓所要的，就是絕對的順服！」這句話深深地烙印在林教士的心裏，也成為她日後服事與生活的準則。我個人每次想到錫安城信心家庭，想到神在一群單純渴慕祂的人中間，彰顯祂至聖的榮耀與權能，並藉這群人將至聖所的異象與恩膏傳遞出去使多人蒙福。其中有吳老牧師，有榮教士與林教士，並也傳承給在台灣聖徒，而且這聖火迄今仍在許多人靈裏熊熊焚燒，我內心就相當希奇神的作為，也更深激起認識神自己，侍立在祂榮光中的渴求。

林教士被主接入榮耀後兩日，即十月六日晚間，超過兩百人齊聚她停靈的殯儀館禮堂，參加教會為她舉行的紀念儀式，聚會中並有多人講述見證林教士的事跡。翌日早晨，在同樣的場地，舉行最後的告別儀式，約有四十五人與會，隨後即移靈佛瑞茲堡的一所墓園安葬。在林教士紀念儀式上所發的程序單中，印有一首林教士指定要在她喪禮上所唱的詩歌，我想最能描述林教士忠心事主的一生，歌名為「聞我王聲」(即頌讚詩選首)：

「聞我王聲，我天上君王！我永世難忘祂妙音如樂繞樑。
聞我王聲，我天上君王！我已答應祂呼召，永將祂選上。(第一節)
聞我王聲，我榮耀君王！向祂我心門大開，祂進我心房。
聞我王聲，啊！福哉恩言，祂為我罪愆宣告赦免賜平康！(第二節)
聞我王聲，倘忽略錯過；此損失我生命莫能補償！
幸彼天降作替罪羔羊，昔曾為我身懸各各他苦架上。(第三節)
聞我王聲，此大喜信息，祂永不衰殘之愛，我今樂傳揚！
庶使萬民美音可共享，是祂慈聲召人來覓路到天鄉。(第四節)
祂來就我，隨帶一祝福沛降；向我發言，充滿我以榮光！
我聞其聲，何奇妙動人心腸；王一發言，靈魂體得痊康。(副歌)』

二 三年十二月二日於美國紐澤西州

3、以愛紀念林樂道 維州佛瑞茲堡追思禮拜的生平簡述

林樂道姊妹生於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四日。今年她將在天上與她的主以及在她之前的萬眾聖徒一起慶祝她九十二歲的生日。

一九三二年 一九四六年

二十歲出頭，她開始參加紐約市立巨屋五旬節教會。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七日她接受主成為她個人的救主，不久之後她經歷了一個奇妙的身體醫治，並且被聖靈充滿。

許多年之久她在上述教會教一班主日學青少年，並且影響了多人。她很忠心地參加聚會，她的見證總是帶來祝福。

一九四六年 一九五三年

一九四六年她離開在紐約市一家銀行的工作後，開始在紐約市三個不同的佈道所服事，其中一個在中國城。她也是「天路客夏令營」的服事人員之一，她是基路伯營地小小孩的輔導員總負責人，正是在夏令營中，她結識了榮耀秀教士。

一九五四年 一九九一年

一九五四年林樂道和榮耀秀搭上一艘遠洋客輪駛向福摩沙——現在的台灣——神所呼召她的海島。她和榮耀秀教士是台灣台北溝子口錫安堂的創始人。一九七九年七月十五日，吳愛恩牧師在錫安堂為這職事按立她，她忠心勞苦與榮教士以及後來的貝教士同工。在這段期間，從南到北，整個海島成立了二十六個佈道所。

一九九一年 二〇〇三年

因為背部的毛病，視力、聽力的衰退，她感到自己在台灣的服事該結束了。這過去十三年有數年她住在紐約木港，然後搬到維吉利亞州的佛瑞茲堡，其間她曾住在三個不同的地方。這九年內她在健康情況許可下參加佛瑞茲堡五旬節教會的聚會，柯麥可是該教會牧師。

她在二〇〇三年十月四日回天家得她永恆的賞賜，這之前她有兩個星期住在聖瑪莉醫院。誠然，她的生命，她的服事，為著神的國，在台灣的人中間是結滿了果子，她實在是「按著神的旨意服事了她那一代的人」。將來許多人會站起來稱她為「有福」。

4、在榮耀裡 懷念林教士

陳怡如

一九八四年夏天我帶著兩個孩子到溝子口錫安堂來上主日學，看見一位外國老太太衣著整齊，笑咪咪的；她說她跟我們一樣姓林，那是我對林教士的第一個印象。一九八六年榮教士安息主懷，林教士須負起帶領全教會的責任，她還是靠主剛強。那時我在聚會中常流淚，跟我一起來的同事說：「你該效法台上那位老太太，耶穌還活著。」一九九一年林教士退休回美國，我和丈夫覺得她老人家在台灣三、四十年，應該關心她退休後的生活，所以在她走之前到她房間去看她，跟她談一談。

她回美國後，通常每年復活節和聖誕節我會寫卡片給她。她說她常為主日學禱告，也希望我向主報告主日學的情況，她會給我寄她的代禱信，我們藉此彼此代禱。感謝神，林教士雖然孤單卻不自憐，她常常喜樂、常常感謝神，同時她不停止參加聚會和禱告會。一九九九年我出差到美國，在首府華盛頓特區跟林教士會面，她沒有太大的改變，只是似乎比以前矮了些，腿不太有力量，視力也差了，聽力衰退。她說有人為她預備飯食放在冰箱，吃的時候用微波加熱，她的生活起居可以自理，沒有問題。當她眼力還可以時，她曾寄支票給主日學奉獻。

一九八七年我加入主日學服事，才知道她老人家曾收集很多教材，請人翻譯成中文，給主日學及野外佈道使用。早期西國教士會收集卡片送小朋友們，孩子們很喜歡；林教士很有美感，她的信與卡片都加上花邊，經過她的加工，卡片變得好可愛，一點也不像廢物利用。前幾年有一次我跟她提主日學人數遠不如她在的時候那麼多，她以路加福音十四：二、三：「你出去到路上和籬笆那裡勉強人進來，坐滿我的屋子」來勉勵我，她說從前教會在週末有野外佈道，不能只坐著等人來，這真是宣教士本色。

林教士近年已無親人，同輩的都已回天家，她自己常說已經預備好去見主，我想她一定會很高興去主那裡，在那裡有主耶穌、榮教士和親友。在我腦海中總是留下她的笑容。感謝主，她已在榮耀裡。

二 三年十月

5、神醫

黃維綱

記得許多年前榮教士還在的時候，我在溝子口主日學當老師，那年聖誕節節目需要排演，當時的老師們或許因為我提議眾多的節目需要有主題，於是規劃和執行的責任就落到我身上來了。其結果是，又要排練自己班上的節目，又要留意整體的進度，於是乎越靠近聖誕節壓力越大，令我感到心力交瘁。偏偏要演出的那個禮拜，我開始拉肚子，連續兩天，到了禮拜四身體已是十分虛弱了；那天晚上我參加聚會，因主堂在整修，查經改在主日學教室舉行；林教士帶聚會，聚會結束後，我鼓起勇氣請林教士為我按手禱告，她老人家一手按著我的背為我禱告，我感到一股熱流通過我的背部，我因此得了醫治。

二 三年十一月

6、懷念屬靈的母親 林樂道教士

張姚玉英

十月五日早上主日學報告林教士被主接去，我就難過得流下淚來，幾天前貝教士說林教士住院，等她出院後要找個好的安養院，沒想到這麼快就走了。兩年前一位弟兄去看林教士，把相片傳給一位同工，同工把它放大給我們看，她知道我想念林教士，後來就把那些相片給我保管。我回家後跟以前的比較一下，覺得十年不見，林教士變了很多，以前那張照片漂亮得多，那是她離開台灣前託傅姊妹交給我的。

我和林教士認識四十年，其中在主日學和姐妹會加起來有二十年，林教士是非常仔細和認真的人，她要求每位主日學老師坐在班上孩子旁邊，注意他們要安靜；九點開始合班敬拜，領會的人一定要控制時間在九點半結束，最遲九點四十結束。分班上課要在十點半結束。如果有聖誕表演練習，也要在十一點結束。禮拜六我們老師要去拜訪學生，以前的學生多半是野外佈道召喚來的，或是街上找來的，自己弟兄姐妹的孩子較少，很需要了解孩子在家中的情況，林教士很關心弟兄姐妹的家庭，常和榮教士一起去探訪。我有皮膚過敏的問題，林教士常為我按手禱告，她認為穿棉質的衣服會比較好，所以把她的布料、衣服給我，叫我改了穿，甚至把別人送榮教士及貝教士的棉布衣服也要來給我，有的衣服我捨不得穿，到現在還在。如今我的皮膚好多了。林教士的仔細也表現在管理教會的檔案這件事上，聽貝教士說教會建堂之初，所有紐約立巨屋教會捐款者的名單都保存得很好。林教士生活很簡樸，有的衣服是別人送的，她會請我為她車一車，如果我車的不是她想要的樣子，她會說「沒有什麼關係，我會另外想辦法。」她妙手生花，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她喜歡養花，有時會送給我，我家院子種了很多，我們彼此分享，非常快樂。

林教士比我大二十歲，可以作我的母親，她也真是我屬靈的母親，她喜歡和孩童及姐妹們在一起。榮教士被主接去後，她要帶大聚會，她覺得壓力很大，而我的丈夫那時也生病了，我忙著照顧他，比較沒有時間跟林教士在一起了。她決定回美國，我們都捨不得她，她走的時候所講的經文是哥林多後書十三章十一節：「我還有未了的話，願弟兄們都喜樂。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愛和平的神必常與你們同在。」這是她給教會的臨別贈言，我永不會忘記。平溪同工問起她最後說了些什麼，我就想起了她的這一番話來，她必定是預備好去見主了，跟主在一起真是好得無比。

二 三年十月